智媒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特点及引导策略

迟凯文，李利波
西安交通大学

摘要 智媒时代的信息技术革新发展，改变了高校学生信息获取习惯、表达交流方式。受新冠疫情影响，高校学生对网络依赖程度加深，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呈现新特点，主要表现为思维碎片化、信息茧房化与社交圈层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引导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效果导向，从融圈、建圈、出圈三维度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碎片化；信息茧房；网络圈层

智媒时代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5G等技术发展的“加持”促进下，实现了算法驱动、精准传播与人机协同的智能传播[1]。网络日益成为高校学生获取信息、沟通交流、了解社会、认识世界的重要载体平台，尤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后，高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式、社交需求、消费习惯随之发生了改变，网络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育人、育心、育灵魂的工作，学生在哪里，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延伸到哪里。作为虚拟空间，网络具有区别于现实场景的独特语境。在后疫情阶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破局”，首要研究探讨网络语境新特点、学生网络使用新方式，瞄准立德树人需要、聚焦成长成才需求，做好网络思政教育精准传递。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的内涵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络突破物理空间限制，成为人们与外界沟通的重要媒介，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网络信息呈爆炸式增长。碎片化的一条信息、一段语音、一张照片、一个视频，经由网络可迅速完成爆发式传播，但其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不得而知，真相也往往“姗姗来迟”，这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极大挑战。

1.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的内涵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利用网络有意识、有目的、有步骤地影响和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教育活动[2]。网络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所在，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新载体、新媒体和新场域。

语境，意为语言环境，即文本展开的整个环境[3]。从本质上来看，语境是语言发生发展、存在与变化的条件，一切影响与制约语言的发生发展、存在与变化的因素也属于语境范畴[4]。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历时的、社会的、共性的语言与共时的、个人的、个性的语言[5]。作为承载语言文本的语境，也有共时与历时状态之分，是以文本为中心动态地连续生成的[6]。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上是做人的工作，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在社会影响与共性特点基础上，更关注共时的、个人的、个性的语言，以精准开展教育引导。

2.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的特征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因大学校园与学生身份而具有显著特点，突出表现在：

一是伴随性与即时性共生。高校学生出生成长于智媒时代，接触网络早、了解网络深、使用网络更娴熟，习惯于通过网络进行学习工作、社交娱乐等，网络已经完全融入到生活之中，有着很强的伴随性，同时遇到新鲜趣事或问题困难时，学生会第一时间在网络分享或是寻求帮助与答案，因此网络又具有很强的即时性，伴随性与即时性的共生使得网络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二是现实性与虚拟性交织。高校学生身份高度认同、关注内容相趋，在网络中的社交圈多以认识的同学朋友为主，网络发布的内容也多与校园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可以将网络看作学生现实生活的延伸，但另一方面网络本身的虚拟性使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现实性与虚拟性的交织需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及时的干预与引导。

三是开放性与动态性相伴。网络是完全开放的环境，任何接入网络的个人都可以发布想发布的内容，而发布的信息内容可以瞬间传播到网络的各个角落，这也意味着网络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开放性与动态性的相伴意味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适应无界限且随时变化的环境。

3.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面临的挑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具有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点，如传播速度快、成本低、范围广、信息价值高、迎合受众需求、内容投递精准等，但在优势背后，缺陷也正逐渐暴露：

其一，信息分散、内容片面。从受众角度而言，生活节奏加快、活动空间快速转换，完整的时间被切割，可用于阅读、获取信息的时间日益零散，加之各类传播渠道中的干扰信息较多，受众集中力呈下降趋势，更倾向于在零散空隙的时间里浏览微信、微博、短视频等。从网络平台而言，限于篇幅限制、受众短时的阅读需要，各类信息往往“以管窥豹”，传播者仅凭主观意愿截取某一内容片段进行展现，缺少前因与后果、缺乏客观性与真实性，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受众也仅仅是走马观花不甚了了。

其二，传播隐蔽、影响隐匿。我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但是因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阶层日益多元化，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关注的社会话题不同，导致价值观多元化，形成了分散的甚至是分裂的意见。网络上不乏别有用心之人为博取眼球、增加关注度，主观捏造、恶意曲解传播内容，或东拼西凑、重组制作，隐藏遮

盖信息的真实内容，以达到自己的利益目的，真假难辨的信息隐蔽性极强，会影响甚至误导受众的理解与判断。

其三，传播过程去中心化。网络语境极大依赖于自媒体，自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介自上而下的传播中心化结构，置身网络中的每位用户都可以构建起自己的传播网络，具有受众与传播者双重身份，获得强势话语权的个体还可以通过“意见领袖”的方式成为新的话语权力中心，话语权此消彼长、传播结构的不确定，无疑增加了网络空间的不确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7]，思想政治教育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在利弊兼有的碎片化网络语境下，如何充分发挥优势、规避缺陷，是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应有之义。

二、高校学生网络使用新特点

高校学生处于人生成长与观念塑造的关键时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但尚未形成健全成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更易受到网络影响。为进一步了解网络碎片化传播影响下的大学生网络使用习惯，选取学生在网络中的信息获取、表达交流、感知态度三个维度设计开展调研，选取北京、上海、沈阳、西安、成都的5所高校发放回收问卷243份，回收有效问卷242份，覆盖理工科、文科各年级学生。

1.网络依赖程度加深，社交、学习、娱乐属性突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八成受访学生感到自己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加深，体现在对聊天社交、网课学习、休闲娱乐、外卖快递等学习生活需要的依赖。23.46%受访学生每天上网8小时以上，超过半数受访学生每天上网时长超过6小时，除去睡眠时间，几乎超过三分之一时间在网络中度过，网络逐渐成为高校学生重要的活动空间。

在上网内容方面，聊天（73.66%）、学习（68.31%）、玩游戏（58.02%）是调研学生的主要选择，其次是浏览新闻（44.44%）、刷短视频（38.27%）、追剧观影（36.21%）、动漫追番（27.16%）、购物（20.16%）。社交、学习、娱乐是学生使用网络的三大主要需求，印证了受访学生最常使用的3个App——QQ（77.37%）、微信（74.49%）、B站（71.19%）。在关注内容上，影视娱乐（67.90%）比例最高，其次为社会时事（47.33%）、科普教育（46.50%）、游戏竞技（45.68%）、美食生活（42.80%）、搞笑鬼畜（37.45%）、电子产品（27.16%）、运动健身（23.05%），内容涵盖各领域，碎片化网络内容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网课成为主要授课方式。近半数受访学生认为网课、网络资源学习的优势体现在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相比于课堂讲授更加有趣。但同时知识体系结构、网络顺畅程度、教师互动方式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17.28%受访学生仍不能适应网课学习方式。相较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授课、宣教等传统形式，64.61%受访学生更喜欢在网上浏览了解热点事件及相关解读分析；相较于思政教育的“宏大叙事”，九成受访学生更喜欢阅读有温度、有情感、能共鸣的内容。

2.碎片化影响加深，思维碎片化感知明显

89.71%受访学生认同当前网络传播呈现碎片化语境，只有4.53%受访学生对此明确表示不认同。受访学生普遍感受到了网络碎片化语境的影响，并认为其主要表现在时间碎片化（88.07%）、思维碎片化（72.02%）、注意力碎片化（67.49%）。

在课间、休息、排队等碎片化时间里，86%受访学生通常会上网浏览信息。超过六成受访学生在浏览某一信息时注意力会被弹出的其他信息吸引，九成受访学生在学习时注意力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网络信息影响，注意力逐渐成为稀缺资源。在习惯碎片化信息供给之后，学生的阅读耐心阈值会不断提高，45.68%受访学生反馈在阅读篇幅较长文章时会产生烦躁或抵触情绪，常略过或跳过不读。

相比于阅读纸质书籍，52.67%受访学生倾向于选择碎片化阅读方式，认为可以更加充分利用零碎时间，使信息获取、知识学习更加灵活机动，信息获取更具效率、针对性。近八成受访学生认为碎片化传播提供了消遣娱乐途径，四成受访学生认为碎片化传播帮助自己有效排解了生活和学习的压力。

与此同时，近七成受访学生对网络碎片化语境的弊端也有着明显感知，如在网络中获取的碎片化知识难以形成体系，碎片化阅读流于表面难以形成深入思考，碎片化信息如过眼云烟难以形成深刻记忆，碎片化时间转瞬即逝被浪费。

3.网络社交呈现圈层化，信息茧房突破意愿强烈

相较于现实生活，35.39%受访学生明确表示更喜欢在网络空间里畅所欲言，28.81%受访学生认为网络与现实交流二者皆可。65.02%受访学生会通过转发评论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58.44%受访学生经常将喜欢的内容分享给好友或转发到朋友圈。学生对于网络社交的接受度与需求度较高。

42.8%受访学生没有网络社交圈，其中有28.85%受访学生有加入社交圈的意愿。57.2%受访学生在网络中有相对固定的社交圈，其中超过八成受访学生因为相同兴趣或见解“入圈”，33.81%受访学生在圈子里结识了新朋友，25.18%受访学生通过社交圈子拓展了新兴趣，25.9%受访学生所在社交圈有一定准入要求且成员相对固定，超过两成受访学生所在社交圈较排斥与意见相左的圈子交流。强趣缘联结、成员固定、交流定向使得网络社交圈相对封闭稳定，很难接收了解多方观点，思维易被固化，形成“信息茧房”。

对此，近八成受访学生已经意识到网络信息茧房的存在，一方面65.44%受访学生认为根据用户画像和阅读偏好进行的个性化智能推送，使受众能够快速及时、便捷地获取信息，另一方面近八成受访学生认为这类订制定向推送使受众视野日益局限，77.77%受访学生希望在网络中看到不同类型、不同观点的信息，而非封闭的信息圈。

对于网络碎片化信息，78.19%受访学生不同程度上会对不完整的部分进行“脑补”加工。当官方报道与网上报道不一致时，23.04%受访学生认为网上信息更真实准确，27.57%受访学生不确定；18%受访学生明确表示会受到网络大V对热点问题看法的影响，28%受访学生“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到影响。综合来看，近半数学生易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甚至误导。

4.不同学生群体呈现不同网络行为特点

在网络中，受访女生更倾向于聊天、购物、追剧观

影，更关注美食生活、美妆穿搭、旅行旅游等话题，男生倾向于玩游戏、浏览新闻、动漫追番、刷短视频，更关注科普教育、电子产品、运动健身等话题。在常用App方面，受访男生使用QQ、B站比例高于受访女生，受访女生使用微博及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多于受访男生。在网课学习时，受访男生更易被手机推送的其他内容所吸引，当网络不流畅或播放卡顿时受访女生的学习劲头更易被影响。对于网络碎片化语境，受访女生感知强于受访男生。

对于不同学业成绩学生群体，成绩排名后20%的受访学生每天上网8小时以上占比较高、有固定网络社交圈占比较高、关注网络内容领域更加广泛、更为不适应网课学习方式。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策略：融圈 建圈 出圈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灌输[8]，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利用网络有意识、有目的、有步骤地影响和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教育活动[9]。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多由教师主导，将精心组织、反复推敲的内容，通过深度剖析、严谨表达，带给学生启发和思考，对学生产生更加深远持久的影响。但如果将这样深度、理性、严谨的教育内容复制放置于网络中，会让已经适应于网络碎片化语境的学生“水土不服”，一定程度上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亲和力与吸引力。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面对面“教育者—教育对象”直接宣教，信息传递损耗较少；疫情后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多为远程的“教育者—网络—教育对象”触及影响，会造成信息传递失真、降低信息传递效率，增加思想引领难度。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网络”与“思想政治教育”叠加，同频才能共振，其核心是“融圈”、关键是“建圈”、目的是“出圈”。

1. 融圈：坚持问题导向，教育对象精准

在开放自由的网络语境中，有效开展思政教育的基础在于教育对象（学生）是否与教育者（教师）建立关系并接收信息，如果教育对象采取屏蔽、拉黑、过滤等拒绝行为，那么后续教育活动无从谈起，因此教育者要主动“融圈”，让教育内容被更多教育对象接纳并认可。

“融圈”要坚持问题导向，瞄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难点、切入学生成长成才的疑惑困难“雪中送炭”。要掌握思政教育核心目标和主要任务，对不同场景、不同阶段的教育内容进行划分；结合高校学生群体的成长需求、兴趣倾向，因时制宜选取社会时事热点素材；最后凝练、整合内容，多维度对素材进行解构合并，面向学生群体输出兼具思政教育效果与兴趣契合度的信息。

“融圈”要明确定位教育对象，突破教育对象置身的“个性化”圈层屏障[10]，将教育对象按育人目标、客观实际、特征需求等因素进行细分，寻找到特征明确的目标教育对象，有的放矢地开展分众化思政教育。在多元化价值观和复杂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学生的个性分化趋势日益明显，同一种思政教育方式对不同学生产生的效果差异较大，因此要根据学生群体的共性特点，以及个性化年龄阶段、性格态度、兴趣爱好、学习进度、发展目标、地域、家庭等因素细分学生群体，将具有相同价值追求、生活模式的教育对象聚合到一起形成新的圈子，引导学生在圈层内互相影响、彼此促进，完成教育“分众”到“聚众”的过程。

2. 建圈：坚持目标导向，教育时空精准

生活节奏加快和科研学习任务加重，使学生日常学习生活被分割成不同的场景，可自主利用的时间较分散零碎。时间与空间的碎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影响不容忽视。时间效度是在固定时间上所测量事物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效度是在某一时间段内思政教育的效果。受限于学生群体的生活节奏安排和专注程度，思政教育在不同时间段、不同网络平台有着不同时间与空间效度。

“建圈”要坚持目标导向，依据教育对象所处场域环境实际设计教育内容，使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以接收信息并深入思考，最大限度降低传递失真比率，从而实现最优接收效果。在面临突发事件或需要学生即时做出反馈的场域下，要选择适宜贴切的网络平台空间以提高思政教育信息的传输速度，扩大思政教育的覆盖范围，确保思政教育时效性。

“建圈”要精准选取时空环境，强调在适宜时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利用教育对象注意力高峰期，结合学生当时的状态进行教育引导，灵活的方式和内容让思政教育工作日积月累、积沙成塔，达到润物无声的最优效果。要综合考虑思政教育的输出内容、适用场景，对各个时间效度进行分析预测，针对不同的思政教育内容、教育对象、适用场景，选取最优时间安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确定思政教育内容的传递时机，并及时和学生进行线上交流互动，突破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最大程度延展思想引领的灵活性和广度。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学生信息获取路径依赖，固化思政教育时间、培养接收习惯，提升学生参与度和教育深度。

3. 出圈：坚持效果导向，教育内容精准

随着00后学生步入校园，高校学生群体特点相应发生了变化。00后学生出生成长几乎与互联网发展同步，习惯于通过网络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有着更为多元个性的价值观、更为强烈的表达诉求，敢于质疑权威，看重参与度和体验感。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出圈”，以效果为导向建立教育者的高效率传播圈，降低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和减损，让教育对象自发产生并感知精神共振。

“出圈”要坚持效果导向，重点在于创新传播手段、发挥话语魅力、增强与教育对象的互动，强调学生参与感与共情力，让思政教育可感、可亲、可爱、可信。使用教育对象群体语言和网络社会语言，选取合适的信息传递平台渠道，以达到最优理解效果。拉近网络空间中与学生的距离，促进学生主动关注和思考，提升工作实效；另一方面可以形成良好的网络思政教育氛围，将思政教育巧妙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人生观与价值观，有利于思政教育的可持续推进。

“出圈”要精准输出内容，根据教育对象阅读兴趣、信息接收习惯等，选择提炼教育内容，化繁为简、化整为零，转化为教育对象喜闻乐见的个性化内容，尽可能消弭教育对象与思政教育的距离感，并侧重提供多元化信息碰撞观点、丰富见识，突破“信息茧房”的局限，提升思政教育外延广度，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和质量，积极引导学生主动接纳思政教育并进行深度思考。由于时间碎片化、思维碎片化的凸显，学生习惯于选择直观呈现、文字简短、主题明确的内容，较少关注严谨推论和抽象概念，更难静

心阅读长篇大论并深入思考理解，对于信息的接受成本阈值越来越高。因此要分层次、分类别归纳构建，将系统化、体系化的思政教育内容精细加工，输出简洁精辟、适宜网络阅读的信息“碎片”，微体量多频次进行信息传递，提高学生的接受效果。

参考文献

[1]李厚锐.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设路径创新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2022(20):33-35.

[2]骆郁廷.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02).

[3]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1978.

[4]韩彩英.语境本质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5).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徐杰.何谓语境——对语境本质的批判性考察[J].学术论坛,2015,38(02):102-108.

[7]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

[8]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编写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9]骆郁廷.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马克思主义与现实[J],2016(02).

[10]李明德,王晴.5G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参与沉浸式新闻生产研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5):13-21.

作者简介

迟凯文，西安交通大学仲英书院辅导员、团委书记。

李利波，西安交通大学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18392180636；17791325818

电子邮箱：kaiwen@xjtu.edu.cn；lilibo@xjtu.edu.cn